

史

通

訓

故

補

史通訓故補卷之九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德水羅以深逢源同訂

叢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之流，各自謂長於著書，達

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薰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過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叙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於梁史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

史傳亦猶溺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述遭不遇其銳情自叙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益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畧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

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究為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垂濫躡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藻，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

蓬徵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卿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歛醨。俯同妄作。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傳玄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

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後漢書秦邑為程璜等所陷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憲帝嘉其才高宥還本郡

梁書劉峻字孝標為安成王戶曹參軍召入西省與賀琛等典校私闇以疾去遊東陽慕廬山

集室居馬為山樞志其文甚美又嘗自此馮敬

通及卒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隋書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開皇中與王劭同修國史後罷歸河間不得志乃自叙其大不幸有四深恨有一後竟凍餒而死

史記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河南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至細柳持節始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真將

軍矣向者棘門霸上如兒戲耳

金華志、南齊隆昌元年、太守沈約題八詩于玄
暢樓、後人因更曰八詠樓。

羅府君別傳、舍字君章、永陽人、桓宣武辟為別
駕、累遷散騎常侍。

北齊書、盧思道字子行、才學兼著、楊遵彥薦于
朝、累遷散騎侍郎。

陳書、江撫字德持、考城人、仕梁尚書僕射、入陳
轉太子詹事、陳亡入隋、拜上閑府。

後漢書、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親善

累遷諫議大夫、侯漢書、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建中初為公
車令。

後漢書、馬嚴字威卿、伏波將軍援兄子也、歷官
中丞、與班固等定建武注記。

後漢書、劉珍字秋蓀、南陽蔡陽人、歷官謁者、僕
射、永寧元年、即太后令與劉駒驗等作建武以

來名臣傳。

後漢書、朱穆字公叔、暉之孫也、歷官冀州刺史。

徵拜尚書卒

後漢書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徵為議郎與蔡邕等并在東觀續漢紀

後漢書楊彪字文先賜之子也代朱雋為大尉黃初中卒

補注

後漢書注蔡邕別傳曰邕昔作漢紀十憲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云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惟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欲刪定者一所謂接續者二前志所無

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

南史梁元帝本紀帝諱縡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簡文帝崩帝使王僧辨等平侯景乃即住于江陵改元承聖二年魏軍至襄陽帝見執魏人我帝帝性愛書籍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

百五十卷

南史江淹傳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齊建元二

年始置史館。淹與檀超等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儂所駁。其言皆不行。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梁天監初。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北火澑子昇。字鵠舉。太原人。晉大將軍情之後也。祖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孝莊即位。以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歷宮中軍大將軍。及元僅等作亂。齊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饑。諸晉陽獄。食餕。禱而死。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案屈原離騷經其首
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守自叙
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然
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
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
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
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
立傳與否別已之家世宜來詔修史則不應自謂
有公論作者不應自謂筆

遷私作史記
自叙可也若
來詔修史則
立傳與否別
已之家世宜
不應自謂筆

武彊宇修濶，道路綿長。故其自叙，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叙，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

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翼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輩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醉角挺生，一朝暴貴。

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燭之言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詔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叙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予於初度兮。

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史記。太史公自序。昔顓項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久其守而為司馬氏。至司馬喜生談。談為太史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

王充論衡。自記。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未嘗履墨塗。出禮門。吐論數千萬言。何也。答曰。鮑惡禹聖。瞍惡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

文帝典論。自序。首言初平董卓之亂。次及張繡之反。乘馬村脫。及與荀彧論。樊鄧展擊劍。以致弭碁之事。無不縷陳。

父記。重黎氏世序。天地索隱。據左氏。重少昊之子。黎。顓頊之胤。二氏所出各別。馬遷合而為一。故撲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為司馬氏。南史沈約。吳興武康人。沈炯亦吳興武康人。約自序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子

臺駘能業其官頤項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
以妣薄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其後

因國為氏云

前漢書叙傳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于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為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遣晉代之間因氏焉秦末有班一避地樓煩以財雄邊故北方多以一為字者幽通賦云系高項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山嵐風而蟬蛻兮雄翔野以颺聲固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

補注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遊梁歸往過臨邛令王吉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之并召令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久之復如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廬相如身自著犢臭袴與備保雜作漆器市中卓王孫耻

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說王孫乃分與文
君。僅百人錢百萬。漢書揚雄傳。楚漢之興。揚氏溯江上處巴江州
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元鼎間復溯江上處岷
山之陽。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無他揚于
蜀。

姓。淮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蕙。曰纖。曰求。言
曰晏安。曰季連。晏安封于曹。為曹氏。而邾妻。鬻
繹。倪。莒。小邾。根本皆曹姓也。武王封曹侯于邾。
是為邾妻。今魯國鄒縣是也。史記曹叔振鐸。武

王弟。此非曹姓。
姓。淮昌意季子。偃。遷于北土。後統黨項為拓跋
氏。拓通考作托。是黃帝之苗裔。北俗謂土為托。
后為跋。以黃帝土德而言也。宋齊二史。則以為
李陵之後。魏書則以為后褪始均之後。其說俱
非。

煩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錄遠畧近則知史之詳畧不均其為患者久矣及千令昇寶字令晉人史議歷詆諸家而獨

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

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

模也又張世禕輔字世晉人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

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

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

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

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
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由古今
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畧而論之何者當
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
吉凶大事見知於它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
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
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啟東南
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
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

嘗為定論近
人猶以左氏
足表聞傳偶
於繁冗過為
議者嗤耳

以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例云文公以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注書已見之此正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矣。

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

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

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工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

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皇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畧者矣。而議者苟嗤沈

蕭之所記沈約字休文梁人著宋書事倍于孫習
安國晉人著晉書于顯著齊書史華謝之所編華嶠謝朓俱著漢史語
鑒字彥威亦著晉書華謝之所編華嶠謝朓俱著漢史語
煩於班馬不亦繆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春秋左傳魯宣公名倭一作委文公庶子叔太子惡而自立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襄公名午成公之子昭公名糲父襄公之子在位二十五年進于齊

春秋左傳初叔孫穆子去魯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達齊夢天墜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傳號之曰牛乃勝之既立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余子長矣召而問之則所夢也使為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敗于邲晉人或以廣
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
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獲於鄭蹠歸宋城
華元為植廵功城者詔曰辟其目矯其腹棄甲

而復于思子思棄甲復來
通鑑漢武帝徵行夜至柏谷就通旅主人求漿
主人翁曰無漿政有滿耳

漢書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陳平秘計得出

注應劭曰陳平使盡工圖美女間遺閼氏云漢
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因阨欲獻之閼氏畏李己
寵因說匈奴解圍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秘不傳
顏注以應氏之說出極譚新論譚以意測之非
記傳所說也

前漢書長沙定王發以景帝前二年立母微無
寵故王卑謾貧國應劭注云定王以景帝後二
年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

手左右突其壯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以固故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之

前漢書武帝元鼎二年徙西谷闕於新安注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耻為閩外人上書乞徙東閩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去弘農三百里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有八年夏四月戊辰晉侯次于城濮楚子玉使鬪勃請戰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楚右師潰狐毛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子救之六月晉楚遇于鄖陵呂鍇射楚王中目楚人宵遁晉入楚軍三日殺春秋左傳有窮后羿因夏衰以代夏政復家衆殺之寒浞因羿室生澆及豶少康滅澆于過滅豶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春秋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

入越夏三月越及吳平二十二年越滅吳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晉書桓玄矯詔自封楚王尋篡位劉裕等起義兵討誅之安帝反正

史記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惠王欲發兵伐蜀而韓來侵秦惠王欲先伐韓復伐蜀未決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為不如伐蜀完惠王從之卒起兵伐蜀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

魏志鍾會字士秀潁川長社人鄧文字士則豫陽人司馬文王欲圖蜀惟會以為可取景元四年乃命鄧艾等大舉傅徵巴蜀遂至錦竹蜀主降

補注

常璩華陽國志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而戰國策史記則謂伐蜀之謀定於司馬錯一人史通之說蓋本常璩

孫 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九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長洲陳 棟元一同訂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

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驚推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畧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畧此之謂偏記者也。晉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鄙若戴逵竹林名下篇班書蘇文志也古人名篇未嘗不連相規倣蓋

先儒列後申
明子長之序
六家也短長
並舉美惡互
見則莊子天
下篇班書蘇
文志也古人
名篇未嘗不
連相規倣蓋

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賴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園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

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
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
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
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
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
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
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
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于寶
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

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
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
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
帝王系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
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闕中陸機洛陽三
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
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
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
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

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穢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

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
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
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
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
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
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
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
林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
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

則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
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決於九州
閼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
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
都競羨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
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
街壘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
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棟樑則尺寸皆
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

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惡相兼既難為覩縷故粗陳梗概且同自鄙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說然如呂氏淮南立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叙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聚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

人以比玉屑滿筐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益在擇之而已

魏史文帝既受禪黃初元年以河內之山陽邑奉漢帝為山陽公東漢正朔

北史陽玠松北平人北齊秘書省正字前漢書劉向睹趙摘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上教由內及外乃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嬖孽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平陵人·隱于霸陵山中·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贊。

晉書·祖台·之字元辰·歷官侍中·光祿大夫·

後漢書·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光武時代·張堪

為光祿著洞冥記序云·漢武帝洞心于道教·便冥跡之奥·豁然顯著·故曰洞冥。

晉書·王嘉·字子年·著書百二十篇·載前世奇異之說·凡十卷。

北史·蘭騏·字玄陰·燉煌人·樂安王丕引為從事

中郎·撰十州志。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自歸以下無譏焉。

隋書·經籍志·戴逵竹林七賢論二卷·王粲漢末英雄記十卷·梁元帝蕭護舊志九卷·盧思道知己傳一卷·和嶠汲冢注一卷·葛洪西京雜記二卷·顧協瑣語十卷·謝綽宋拾遺錄十卷·劉義慶世說十卷·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漢議郎國稱陳留者舊傳二卷·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卷。

晉陳壽益部書舊傳十篇徐廣孝子傳三卷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

補注

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問曰本草尚已今復修之何所異耶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注詔之江南往往紛繆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以此為異漢書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劉歆所校隋書經籍志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謹名號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米訖南史王韶之字休泰博涉多聞初為謝琰參軍得父偉之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晉安帝之崩宋武帝使之密加醸毒武帝受命復掌宋書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珣作亂珣子弘入相韶之常慮為弘所縊夙夜勤勵後為吳興太守卒按王

詒宜作王詒之。晉安陸紀宜作晉安帝紀。
隋書經籍志梁後畧十卷姚最撰按姚梁後畧

宜作姚最撰後畧

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燕國人太宰武陵王
晞聞其善鼓琴召之。達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
不為黃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累徵不就
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邱山。達
潛詣之復徵不至。

魏志王粲傳。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貌竅而體
弱。魏國既建拜侍中。初。粲與人共行。讀道旁碑
不遺一字。觀人圍棋局壞。乘為覆之。不誤一子。
性善算。作算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建
安中從征吳。道病卒。
北史盧元傳。元子伯源。子道亮。道亮子思
道。思道字子行。聰明俊辨。通悅不羈。齊文宣帝
崩。命朝士各作挽歌十首。魏收等不過得一二。
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周武帝
平齊。授儀同三司。

晉書和嶠傳嶠字長興汝南西平人庾凱見而
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蹠蹠砌多節目花之大
廈有棟樑之用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嶠家產
費盈於王者然性至吝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晉書葛洪傳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寃覽典籍
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太安中不求作亂洪為將
兵都尉攻永別率破之後求為勾漏令廣州刺
史鄧岳留不聽去乃止羅浮山據丹著抱朴子
内外一百六篇洪著述篇章富于班馬又精
辨元簡析理入微復忽與嶠疏云當遠行剋期
便發嶠狼狽往別而洪兀然若睡而卒
南史顧協傳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清介有志操
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
願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
遺之撰異姓苑五卷環語十卷行于世
世說新語裴榮諤林始出為遠近所傳時流年
少無不傳寫一通
晉書虞預傳預好學有文章撰會稽典錄二十

篇

晉書羅含傳。含嘗畫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
口中。自此藻思日新。仕至宜都太守。又通考湘
中山水記三卷。宋陽羅含撰。范陽盧拯注。其書
頗及隋唐以後事。則亦後人所附益也。其書
通考談藝二卷。北平陽玠松撰。事兼南北時錄。
八代隋開皇中所述。

七畧子雲家譜。古以甘露元年生。

中興書目。閩中記一卷。晉葛洪撰。唐書藝文志
潘岳撰。文選注引之。

隋書經籍志。洛陽記一卷。陸機撰。黃圖一卷。記

三輔宮觀。陵廟明堂碑廟郊畤等事。

隋書經籍志。志怪二卷。祖台之撰。搜神三十卷。
干寶撰。吳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異苑十卷。宋
給事劉敬叔撰。荊州記三卷。宋臨川王侍郎威
之撰。

唐書藝文志。孫氏譜記十五卷。殷氏家譜三卷。
殷敬撰。吳郡陸宗系譜一卷。陸景獻撰。呂氏春

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魏高誘注。淮南子二十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元晏春秋三卷。皇甫謐撰。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佞性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斯。乃為難遇者矣。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彊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

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晉起居注戴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慙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撝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懃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其義。

督彼羣才使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搦管操觚歸其
准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
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
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
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
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為謠拜職辨
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噱可為長嘆也
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
畧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

傳史館方
考人昨若
社門者迷者
難苟累貴此
事所以難言

于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
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
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
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
言彼史曹者崇扁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
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
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浪之窟宅尸祿之
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
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恠彼典刑者乎
昔正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
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也創
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言垂後何必身居辭字
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
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
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晉書武陵王璡字道叔太興元年受封康帝建
元初領秘書監

前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子也。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北史·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以傾巧有寵于齊神武，仕至左僕射。武成時，恒令與胡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亂，後伏誅。

唐書·徐世勣字懋功，曹州人。李密起兵署勣為右武侯大將軍，歸唐賜姓李氏。歷官尚書左僕射。又于志寧傳：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

前漢書·審食其以舍人初起，從高祖三年呂后為項羽所得，食其侍從，後封辟陽侯。史記·樊噲與秦太后亂，封長信侯，子之山陽地。史記·周勃沛人，高祖初起以中涓從，後積功賜爵列侯，食絳號為絳侯。

蜀志·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以積功封西鄉侯。荊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

後漢書·獻帝始遷都于許，舊章湮滅，應劭乃繙

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効所立

補注

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北史魏收傳後主即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

荒史岐伯雷公作內經著之玉版唐書藝文志

桐君藥對二卷

自叙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純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搔撻而其業不咸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忘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畧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

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
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
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畧周其所讀書多因假債
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叙事之紀綱立言之
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薰習揣摩至
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
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
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
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

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腑非
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
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
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
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
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
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
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
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

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
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競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
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榷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
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
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
者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備春秋讚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
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

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於姚李。令
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
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取咎時
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
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
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
觀。

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
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
督寵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
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
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為紀錄。至於紀傳及

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裁削。皆與俗沉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羨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

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

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

而已
止得草于時
而止在此非

王道下掞人倫。摠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
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夫其
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識焉。有諷刺焉。
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畧者
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
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
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
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
孝標作叙。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

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
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
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
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
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
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
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
也揚雄少為范跋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
嘲以恐益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

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赜既絕窺
踰故加譏諱余初好文筆頗獲譽于當時晚談史
傳遂減價於知已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
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
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
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
陸續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
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
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

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然而繼之以血也

唐書徐聖字元固湖州長城人開元中為集賢院學士

列子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如江河

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唐書朱徵則字少連永城人則天時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

唐書劉光濟河南舞人其先出沛國劉歎之六世孫也累遷著作郎為魯後春秋

唐書元澤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累遷通事舍人以系出拓跋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

唐書吳兢浚儀人神龍中遷右補闕居史職三

十年叙事簡要人用稱之。

唐書裴懷古壽春人儀鳳中上書補下邽主簿累遷御史

前漢書揚雄見諸子其知舛駁是非頗謬于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撰此以象論

語

後漢書應劭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
類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闊

魏志劉邵字孔才鄆郢人黃初中為尚書郎作人物志以人才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

使之凡十六篇

南史劉勰字彦和東莞莒人著文心雕龍十卷

前漢書揚雄用心于內於時人皆憇之惟劉歆及范增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雄死嚴尤謂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老聃著虛無之言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則必度越諸

子矣。吳志：陸續字公紀，吳人，累加偏將軍，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造數，乃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二補注

唐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元常州義興人，以與皇子名同，詔賜今名。登貧文史，天授中遷左補闈，景雲中為御史大夫。

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戶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

舊唐書藝文志：儒家典誥十卷，陸景撰。

孫端緩佩章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終

景緯揆基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一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瑯琊王模範木同訂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

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別本有不乎

朽二字

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冐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

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

其一條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

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麌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

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瀧池交會各命
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
書之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
等差莫辨其序案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
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摯一作高摯見紂迷
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
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公
孫黑強與於盈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
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沒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竝以別職未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

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主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

其二條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益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

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揚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者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

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竟無它稱

其

四條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改著作郎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

嶠陳壽陸機東晉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竝史官之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脩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渢謝吳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

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益掌禮儀又郡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

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

其六條

偽漢嘉平初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與西涼三朝一作二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郎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

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郎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如
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
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參史者
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參史稍替別置脩史局
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
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置史曹及洛京之永朝
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
以谷慕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
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其八條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
監脩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効江南參雜其間
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
郎為下士名謐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
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効於開皇之
朝諸葛頴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其

九條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
與驚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

饋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
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惜焉乃命所司
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

脩撰

詔曰脩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謹

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竊聞近日已未

但居此職即知脩撰非唯編輯訛舛亦恐洩漏史

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簡堪脩史人灼然為衆所推

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脩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

由是史臣

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凡有筆削畢
歸於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
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妾牛鳳

卷之三十一
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

其十條

又案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勲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脩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媚於述注者脩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真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

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堦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堦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肩。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為載筆之

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畧述其事附於斯篇

其十一
條

又按詩如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形管夫形管者如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訃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劭上疏請依

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脩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其十二條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雋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

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
實案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
珍蔡邕主沉魚秦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正
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
生之腐者也嗣宗沉湎麴蘖酒徒之狂者也斯豈
能措置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
居於史職至于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

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准。真偽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為羨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所云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徃徃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則效歟。其十四條

春秋左傳楚靈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侍。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于門三日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舍曰。願為謗謗之臣。

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
有得也簡子悅之

史記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
記君所與客語聞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
使存問獻遺其親戚

史記秦王與趙惠王會于澠池飲酒酣請趙王
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
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進謚說請秦王王不
憚為一擊跪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
秦王為趙王擊鼓

春秋左傳昭公元年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
段氏罕虎公孫狃印段游吉駟帶私盟
于閨門之外實薰蕕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
書其名且曰七子
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青龍中為太史令其二僚
論衡揚終字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掾吏為
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之孝明奇之徵詣蘭
臺其四僚

魏志太和明帝改元

晉書惠帝元康二年詔著作舊屬中書今秘書既與文籍宜改為秘書著作于是改隸秘書

晉書東晉字廣微陽平人歷官著作郎隋書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入隋為秘書其五條

蜀志郤正字令先偃師人蜀秘書令史遷郎蜀平隨後主入洛陽時論嘉之其六條

晉書嘉平僞漢劉聰改元

晉書公師或襄陵人善相見劉淵驚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官至太中大夫後為劉聰

所誅其七條

北史山偉字仲才洛陽人領著作郎自崔浩高允以還諸人相繼撰錄至綦儻山偉等訖悅上黨王天穆及爾朱隆以國史應代人脩繹是以偉等更主文筆守舊而已自崔鴻死後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史之遺闕偉之由也無谷纂或是綦儻之誤其八條

北史柳虬字仲盤河東人周文帝時領著作脩起居注

北史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隋高祖受禪遷著作郎

北史諸葛顥字漢建康人起家梁邵陵王泰軍入隋遷著作郎

其九條

唐書咸亨高宗改元武德高祖改元長壽武后改元

唐書李仁實魏州頓邱人歷官左史

唐書敬播河東人累遷著作郎兼修國史與孔頫達等撰次隋史與令狐德棻撰晉書大抵見

例皆據所發也

唐書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龍朔中為古相

唐書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弘道為百有十卷其十條

隋書庾自直頓川人大業初授著作郎

唐書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隋太業中遷秘书

郎。入唐累官秘書監。

唐書：呂才，博州清平人。累擢太常博士。

唐書：蕭鈞，太保璫之從子也。永徽中累遷弘文館學士。

唐書：褚遂良，錢塘人。散騎常侍亮之子也。歷官尚書右僕射。

唐書：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授弘文館學士。遷秘書郎。

唐書：李安期，百藥之子也。高宗時遷中書舍人。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至孫義仲又為中

書舍人。

唐書：顏真卿，吳人。永徽中累遷起居郎。累修國史。

唐書：高智周，晉陵人。累官秘書郎。弘文館學士。其十一年。

詩：仰風靜女其娶。駘我形管。形管有岸。悅怿女美。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獻公曰：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太子憲其民而不惠

於其父子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爾勿彙吾將圖之

列女傳越姬者勾踐之女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顧謂二姬曰樂乎對曰樂王曰顧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曰願生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其十二集

後漢書王述字叔師宜城人順帝時為侍中注楚辭行于世

晉書阮籍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聞步兵厨人善醡貯有美酒三百斛求為步兵校尉其十四錄

補注

世本沮誦倉頡作書宋玉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歸雲集云河圖說徵稱倉帝說文稱頡皇雀環曾植秦邑索靖張母顧野王皆以倉頡為古帝不得稱為黃帝史官歸雲集黃帝主書史之臣則沮誦作雲書孔甲

為史執青幕記言動惟實杜甫云尾后孔甲充其佐是也非夏之孔甲

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策采師尚父牽牲尹佚奠祝又漢書藝文志尹逸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時據此則不但孔甲非夏而尹佚亦非殷矣子元豈別有所據耶

呂氏春秋先識覽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國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終古乃奔加商殷內史向華見封之愈亂迷惑也於是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奉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

漢書藝文志倉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左更令胡母敬作

漢書藝文志禹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字昭曰禹商受詔續太史公字聲篇在班彪別禁禹字子

高師古曰：七畧云：汝陽人。治易事王鳳充宗復事劉向。後與柳孟俱待詔頤序列傳。未卒病死。

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徵拜郎中，選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獻算罔論。後為侍中，上號請得常事東觀。舉力補綏，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書數上，不聽。

後漢書：蔡邕傳。邕與堂谿典、馬日磾、張駢、韓說、單鵠、繁奏、宋正定、六經文字、光和元年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鵠、諸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雋、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繼二漢書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書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

後漢書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雲南通志：永昌有哀牢山，在府東二十里。其四條：

宋書·恩侍傳·徐爰·微密有意理·為高祖所知·仕
主左丞·先是元嘉中·使何承天草劉國史·世祖
初·又使奉朝請山謹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
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
宋書·顧野王傳·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天嘉元
年補摸史學士·加招遠將軍·太建六年·領大著
作·知撰史事·遷黃門侍郎·光祿卿·卒贈右衛將
軍·其五子·
魏書·高閼傳·閼·字閼士·漁陽雍奴人·本名驥·崔
浩奇之·乃改為閼·而字焉·真君九年·拜中書博士·
士·後遷侍郎·與高允泰決大政·賜爵安東子·以
功進封侯·其八子·

孫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一 終